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高

岱魯宗父較

曆法篇

周漢曆法

曆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
八節以紀農功至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神
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

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斯六
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
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
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於是因
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歛以作調曆而是歲巳酉
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積餘
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部於是時惠而辰從洎於少
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爲曆正玄鳥氏司分伯趙
氏司至青鳥氏司起丹鳥氏司閉顓頊受之命南正

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之月爲曆元是歲正
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虫始發
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惠鳥獸萬物
莫不惠和是爲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厥職
而閏餘乖次孟暉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
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曰欽
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暮三百六旬有六
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曆雖定數象爲不定之法
而必本於敬順析因夷隩仁民之政孳希毳毼受物

之政無非順天者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
行可準故其時日星爲紀月以爲量發歛得度變調
無方天工用亮而庶績咸熙年者受舜申戒文祖去
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而璿機玉衡以齊七
政特爲首務由是觀之誠王者之所重也嗣是夏正
以正月殷正以正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
循環窮則反本咸正曆紀以應天道而十有二歲十
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莫不受軌
而敘事焉周德旣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

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機祥廢而莫統於時
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故春秋襄公二十
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以
爲在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
建亥而惟螽蟊之不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
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
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誠謹之也且夫先王之正時
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故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經於

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朔之月所謂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聖王之重閏以閏所以正時而作事厚生者也今閏不告朔棄時正矣奚以爲民故舉之者傷治曆之法失也厥後戰國並爭在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至於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自爲獲水德之瑞正以十

月色尚墨豈不益謬哉漢興曆凡五改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曆然正朔服色未能覩其真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元年漢興百有二載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也其以七年爲元年於是詔卿遂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本初星度姓

古今通考卷二十一
等奏不能爲筭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
造漢太初曆乃選鄧平等及與民間治曆二十餘人
唐都洛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曆其法以
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
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
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
謂律律者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等所治同於是皆
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如閎平法先籍半日名
陽曆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

朝諸侯王羣臣便議上上使校曆官淳于陵渠覆校
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
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等所造八十一分曆罷
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實始行夏時也其後元鳳三年
太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鮮于妄人詰問壽王
不服請與麻光等雜候於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
一家盡六年壽王課最疎太初曆第一卽墨徐萬且
長安徐萬治太初曆亦第一壽王竟下吏故曆本之
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

非堅定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丑紀論向
子歆究其微渺作三統曆以說春秋推法要密其書
曰夫易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春
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
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禮
舉其中樂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而作事厚
生皆所以定命也典曆始曰元傳曰元者善之長也

三統之元氣施育萬物天地之大德也合三體而爲
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
合於一原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
爲實實如法得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
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
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
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
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
十日行矣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而民之所受以生者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
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太極者中央元氣也。爲黃
鐘其六。自乘爲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
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
之首也。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月必書王易
三極之統也。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
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
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
秋。天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爲閏法。以參天九

兩地十爲會數。以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爲朔望之
會。是爲會月。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得冬至。是爲章
月。以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爲元歲。日南至極
於牽牛之初。斗端之綱。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
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
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
視其建而知其次。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
三統合於一元。而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
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統相包而

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地○統○受○之○於○丑○初○人○統○受○
之○於○寅○初○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
成○於○申○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與○三○
統○相○錯○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统○五○行○於○
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统○也○
日○合○於○天○统○月○合○於○地○统○斗○合○於○人○统○五○星○之○合○於○
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營○惑○金○合○於○太○白○木○合○
於○歲○星○土○合○於○填○星○故○曆○三○辰○五○星○相○經○緯○也○天○以○

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
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策○而○歲○大○周○
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
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八○變○而○成○卦○四○營○成○易○
爲○七○十○二○參○三○统○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引○而○伸○之○五○
星○會○終○觸○數○而○長○之○歲○與○日○月○會○三○會○而○與○三○统○會○
三○统○而○復○於○太○極○上○元○得○一○陽○一○陰○各○萬○一○千○五○百○
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至○後○漢○太○
初○曆○施○行○百○餘○年○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永○平○

中詔曆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岑
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元
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
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其後檀詡邊詔馮光等
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爲建曆之本必先立
元元正而後曆可從立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相
應不可復尚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爲太初曆行百
八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
初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然

至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月先曆食者十六事於
是差矣會稽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疏濶者斗分太多
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
乾象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
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於下則應於今其爲之也依
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爲乾象曆又創制日行
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
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法轉爲精密嗣是改曆
者皆斟酌乾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漢曆之

凡五收也。要而論之。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週。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週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二。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謂月行北陸。謂之東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

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胸。無方莫不結絲於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發驗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

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
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日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
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
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
速遲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
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
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探賸索隱鈎
深致遠無幽僻潛伏而不以其情著然後陰陽有分

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巍巍乎若道天地之
綱紀帝王之壯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致思哉

卷一百五

注

三國六朝曆法

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初韓翊以乾象減
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
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羣等言翊所造
皆用洪法小益斗分所錯無幾楊偉因改造景初曆
蓋二曆皆寫子模母終不過洪之術也晉初因景初
改名泰始曆杜預又著春秋長曆及論曰陰陽之運
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
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劉子駿造三

正曆以修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唯得
一食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十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
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大抵天行不
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
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
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
頻○月○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
曆○無○有○不○先○後○也○始○失○於○毫○末○而○尚○未○可○覺○積○而○成
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

若○易○所○謂○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
也○今○學○者○不○循○經○傳○日○月○日○食○以○考○晦○朔○以○推○時○驗
而○皆○各○據○其○學○以○推○春○秋○何○異○於○度○已○之○跡○而○欲○削
他○人○足○哉○咸○平○中○李○修○卜○顯○依○預○論○爲○術○名○乾○度○曆
表○上○之○時○尚○書○史○官○以○乾○度○與○太○始○參○較○乾○度○殊○勝
渡○江○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楊○偉○曆○穆○帝○永○初○中○王
朔○之○又○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其○後○太○元○中○姜○岌○造
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
象○半○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

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濶於是卽月食度分以其衝知日度所在而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用秦始而餘曆不果施行宋武帝初改秦始爲永初曆行之至元嘉中前曆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悟以爲朔望弦羸縮不辨知也於是卽朔弦望皆承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

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多循用焉然當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曆未上而河西王牧犍亦遣使獻趙歐所撰甲寅元曆亦未施用梁天監中冲之子暉疏言先臣在晉仰觀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執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權度卽輕重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一陽滋始萬物萌芽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

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爲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濁卽狐建星以爲的而斗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以臚所上曆與舊曆對課疎密冲之曆皆密由是施行又名大明曆焉至大同十年又詔太史虞民造大同新曆未及用而遭侯景之亂陳氏亦用祖冲之曆蓋南朝之曆曰永初曰元嘉曰甲寅元曰甲子元曰大同新曆然甲寅元與大同不用永初又復因晉四朝所用惟元嘉甲

子元二曆而已北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世祖克沮渠得趙歐玄始曆時人以爲密行之大武時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寢久之世宗以玄始浸疏命更造新曆至肅宗正光中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爲一曆以甲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又有信都芳因祖暅之法私撰靈憲曆年月頻大頻小食必在朔證據甚明錄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其法亦莫考也及東魏興和元年以正光

曆漸差命李業與更修號興光曆齊文宣受禪宋景業援晷識作天造曆逆以爲文宣受命之符文宣悅而施行後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上甲寅元曆時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曆並更創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其年諸曆家豫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朔大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張孟嘉言食於申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宋景業言食於巳至日食乃於卯辰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西魏入關尚

行正光曆至周明帝武定元年始造周曆於是諸日者採祖暅舊議通簡南北之術然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頗覩其謬故正光廢而天和作矣天和曆上於甄鸞其後大象年間太史馬顯等上景寅元曆施行之隋高祖輔周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其意自言曆星有代謝之證乃更造新曆名巳巳元曆其法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行於開皇之四年賓曆旣行劉孝孫劉焯張胄玄並稱其失議論鋒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令叅問日食事胄玄所尅前後裏時起

分數合於是令參定新術而劉焯聞胄玄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名七曜新術奏之與胄玄之法頗乖爽胄玄害之焯遂罷而胄玄曆施行焉開皇二十年帝命皇太子召集曆筭之士焯復增修其書名皇極曆太子嘉之未獲考驗以官不稱意稱疾歸仁壽四年焯言胄玄之曆實竊焯曆前本因糾駁其失凡五百三十六條胄玄復難以爲既定朔不應復有歲月平率若值三小猶減三五爲十四值三大猶增三五爲十六皆非三五之正互難不決焯又罷歸大業四年

大史奏日食無效召焯欲行其曆會焯卒事竟寢廢蓋北朝之曆曰五寅元曰玄始曰正光曰靈憲此元魏之曆也曰興光曰天保曰甲寅元此東魏高齊之曆也曰天和曰景寅元曰巳巳元曰皇極此後周隋氏之曆也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輒復差故南曆則以何承天爲宗而北曆則依趙歐祖冲之以爲據是何故哉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章部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十百年計之猶可運之掌及其久也有非智巧之所能計者此曆久

則必差勢之所必至也。治曆明時之士，因其差之未
遠，革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
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
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先天，或後
天，微有不應，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
為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
來，太初曆法為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
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
為推步之師表，而韓翊、楊偉咸遵其法，而不及其深。

妙。翊又復據其術而背其言，何也不特此耳。齊宣悅。

宋景業讖緯之故，而改行天保曆。隋高祖喜張賓陳
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是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
諛佞耳。初不為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
輒為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為張胄玄所容。
是下之人所以造曆者，胄寵利耳。初不揆其法之是
非也。揆是心以徃，其奚以議曆為哉。是以知天道遠，
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效，更考日度
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疏遠，

更驗星躔可也。夫何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曆，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爲隋曆，是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爲七曜曆，後又更爲皇極曆，是也。一法而異用，一曆而數名，皆沿襲舊法而增損焉耳。曷足貴哉。

尚書編曰：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

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之有定筭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筭其分至啓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部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其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

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定四
時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嵎夷南交宅
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
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數以爲曆也明
矣凡謂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序一晷度之差
吾志焉一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觀之旦旦
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筭者
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
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

其初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筭不
密哉由其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
徒欲執其定數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
曆法之祖也至舜典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愈密矣故後世渾天
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通何也曆象日
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星以驗於今則
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其日月曆象星辰之
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不可變也

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於歲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願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也。立差

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見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故曰曆不可執一論也。

所造曰庚寅元曆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罷
符善為祖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疏太史令李
淳風作曆德曆以獻其法損益中尋術以考日為本
為本淳風以測黃道當時以為密詔以禮樂羅所卜
緯曆參有至開元中日食復比不效於是詔備一
行作新曆曆成而一行卒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

其變也。故曰：日月食不可。其變因。以。夫。其。之。也。

唐代曆法 五代周附

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曆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為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疏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以獻其法損益中晷術以考日為本為木渾儀以測黃道當時以為密詔與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至開元中日食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曆成而一行卒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為大衍曆術七篇畧例一篇曆議十篇上之頒於

有司時善曆筭者瞿曇撰然不得預與玄景等言大
衍獨述天竺九執曆而其法未盡右司禦南宮說亦
非之詔令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三
四九執纔一二而是非堅定肅宗時用山人韓顯言
更曆節增二日爲至德曆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
官郭獻之等更曆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
迄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
緒必更曆紀穆宗長慶中又改曰宣明然皆因大衍
舊術於晷漏交會稍增損之以爲名其制法簡易合

望密近惟宣明庶幾焉遂以遵用至昭宗時數亦浸
差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用筭巧能馳
騁反覆於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按之術興而經
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
至其氣朔發歛盈縮朏朧定朔弦望等術皆大衍之
舊餘雖不同亦殊途而一致者蓋自太初至麟德凡
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
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曆而唐曆莫善於大
衍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

而曆成其本議曰易大傳稱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
二故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
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故合二
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
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
也自五以降爲五行之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之成
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數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
增極以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成數乘

生數其筭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
百爲地中之積合之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
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之用也
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
爲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合也著數
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
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此大衍所以
爲天地之樞如環無端而爲律曆之大紀也夫易象
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二微策有四象故二微

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著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由闢合之交而在章微之積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爲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爲二微之積四十兼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五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四是謂刻法而齊於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

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中闕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劫而氣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爲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

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夫
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
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
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
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節之月皆合於九
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
揲之分七十六而節法生一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
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
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

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於
是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之數合則參伍二終之
合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爲
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爲月弦之檢日之一
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
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
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
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墜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
發歛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朧胸

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月行曰離，其透迤馴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爲速，不及中則爲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矣。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遊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

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爲進退，則水漏之所從也。其中氣議以爲曆氣，始於冬至，無所取之，取於晷景也。二分爲東西之中，二至爲南北之極，而晷景進退有至不至者，乃日行盈縮使然，不可強而叶也。蓋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旣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今曲就其變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變行也。必不合矣。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

之朔無所取之取之食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
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
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
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
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於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
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歷其
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歷本
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
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

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
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
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
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
質非籌歷之所能及矣○其十二卦議本孟氏章句孟
氏者易師孟喜也○其法自冬至初中乎用事一月之
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
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乃復初坎震離兌於
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

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而凝
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
主於內羣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
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
末章至於八月而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
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
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
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
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其日度議

言古曆日有常度周天爲歲終故繫星度於節氣其
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
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
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爲七十
五年蓋近之然而未盡合也大都古歷分率簡易歲
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
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旣革而服
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
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起蟄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

推之周曆立夏日在嘴觜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巳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爲得時也據麟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

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大興土功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集言輯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疲於位以常其明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于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陽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

當○蝕○而○詩○人○悼○之○何○也○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
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
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
陽○曆○陽○盈○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
生○也○故○近○古○太○儒○劉○歆○賈○逵○之○倫○詎○不○知○四○序○分○同
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
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以○密○率○而○課○夫○日○食○之○疎○密
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食○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
曆○數○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

教○之○休○咎○哉○故○必○稽○古○史○虧○食○淺○深○加○時○朏○朧○數○協
者○反○覆○求○之○由○曆○數○之○中○以○參○辰○象○之○變○觀○辰○象○之
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
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古○古○道
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天○道
如○示○諸○掌○矣○且○日○月○交○會○大○小○固○自○若○也○而○月○在○日
下○人○於○中○斜○射○而○望○之○今○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
下○所○虧○纔○半○外○此○反○觀○又○交○而○不○食○故○當○步○九○服○日
晷○以○定○蝕○分○諸○晨○昏○漏○刻○與○地○皆○變○則○宇○宙○雖○廣○可

一術以齊之矣。其五星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政。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為俯仰。而神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於下民。而警悟乎世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則皆謂之歷舛。雖七曜循軌。或猶

以謂天災。是以數象相蒙。而兩喪其實也。故較推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以初為常。而以其獨異於常者為占。舊法以二星相近為失行。三星以上為失甚。天竺曆以為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好之星。則趣之。遇所惡之星。則捨之。捨之行遲。凡皆以精氣相感。故五星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變。其推法密要如此。五代初用唐崇玄曆。而晉高祖時。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

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爲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以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續乃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而復用崇玄周廣順中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於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世宗卽位始留意於稽古修舉廢墜之事詔更造曆而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曆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歛著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須用

曰欽天曆而朴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度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朧朧而朔望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順逆伏留使斜亟有漸而五緯齊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合而觀之西漢之

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
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欽天爲善然
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四分則用
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衍則
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
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爲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
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以七百七十九爲虛
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增損又如此之異何
耶太初諸曆則日爲一法度爲一法至大衍又合日

度爲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衍則餘
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蓋以大衍起數者自伏羲始
以大衍名曆者自一行始大衍者演天地之數也曆
多○以○律○起○而○大○衍○獨○以○易○起○其○勾○稽○微○渺○分○積○毫○釐
有得于伏羲之遺畫固非拘於數者蓋積黍之法可
行而黍之大小則不可積斷竹之制可做而孔之厚
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證
又孰若以無形而御有形以不物而制有物哉此大
衍起於易所以爲精密歟不然唐自太初至麟德凡

二十三家何以獨稱美於大衍乎然而大衍起筭亦
不專於易也歲星得於虞喜日食衝得於姜岌定期
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紀之端日在虛
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此尤足以見其博通而不溺
於術數也善乎歐陽公之言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
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
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
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
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

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
不能無差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
密而後多疏而不合固其理哉不合則屢變其法以
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故秦漢以來古
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
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
法久則弊變通以久固有所待乎且太初之曆非不
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
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熹平而又差矣

唐高祖始用戊寅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逮明皇用大衍曆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久傳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爲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嘗因是而觀諸易矣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曆故善言曆者當因天以求合不爲合以驗天不善言曆者爲合以驗而已矣善言曆者有三說一曰氣二曰象三曰

數不善言曆者數而已矣蓋數可以類推而氣與象運行而不息奈何預爲合以驗天而執其一定以驗二者之常動此漢唐以來治曆者無慮數十家而皆始密而終疏者豈非以此歟雖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爲筭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則同乎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而爲

數則均乎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為紀四百
 四十五為斗分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四百八十三
 為紀法千二百五為斗分漢之曆或八十一為法魯
 之曆或以九十為筭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為數則一
 乎至若太初曆為張壽王所詆清臺課疎密是非乃
 定大衍曆為瞿曇模南宮詭所非靈臺校薄當否始
 決東漢曆元為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
 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既
 定而朱浮以為後天四分儀式既備而劉洪以為與

天疏闕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為疎一行獨指
 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極妙而韓翊指其失此
 曆行既久而迭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
 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
 譏傅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太初
 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大衍其定也雖更相是
 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

其而長非自宜安編矣

其舉其並也謂專之謂皇沐大符其家也觀更味其
結制以比或或味非無讓日也要之兩篇亦否力不
非神承天際幸務際也之魏書實王羊庶李氣風之
習於而八而或味脂陳香又或也其舍也
其而之也或天階革泉泉而對也而神限也其天也
天類測也固階三絲其密而林所以爲也一也

宋元曆法

宋初承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欽天時刻差謬命有
司重加研覈而王處訥上新曆號應天曆此其曆法
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置閏有差詔吳昭素徐
臺董昭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法頗精密賜號乾元其
後朔望復差咸平四年史序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
天時趙昭逸請覆之而不從閱二歲果差昭逸言其
營惑度數稍謬復推驗之果如其說久之星躔復失
度天聖中司天監上新曆賜名崇天英宗初有司言

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食不效詔周
琦等各造新曆以范鎮詳定惟琮曆最密乃用之號
明天曆初石道言琮曆不可用至熙寧中月食東方
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時有言衛朴通曆法召朴至
朴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其改造朴因以已學爲之
視明天曆數減二刻曆成行之號奉天曆九年奏天
以日食不當詔集曆家考驗有司言也
作元祐六年曆成詔以觀天爲名崇寧姚虞輔改曰
占天未幾蔡京令虞輔改用帝受命之年卽位之日
夜天遂改

造曆元用庚辰日起已卯曆成名以紀元蓋宋自開
國迄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渡建炎
三年更造統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曆
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懲京用受命年月日之失
也然統元曆頒行雖久有司不善用暗用紀元法推
筭而以統元爲名孝宗初日食不驗於是改造乾道
曆已又改爲淳熙曆時孝宗務知曆法疎密朝廷益
重曆事十二年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於天道不合
久之趙渙亦言淳熙法皆後天一辰紹熙元年頒新

曆名曰會元至慶元四年會元占候復差日官草澤
互有異同忠輔更之名曰統天然自淳熙以來三曆
皆出自劉孝榮一人之手統天頒用之初卽已測日
食不驗因仍至開禧時置閏遂差一月乃詔集草澤
精筭造者嘗獻曆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而開禧新
曆議論始定尋韓侂胄當國或謂非所急無復敢言
曆差者而開禧曆附統天並行於世淳祐四年韓祥
更造新曆賜名會天咸淳六年以冬至至後爲閏不
協因更曆七年頒行卽成天曆也蓋自南渡之初迄

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而曆復八改嗟夫使其立法
脗合天道則千歲日至可坐而致矣必數數更法以
求牽合玄象哉蓋必有任其責者矣雖曰天步惟艱
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旣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
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近得其槩耳又况黃赤道
度有斜正濶狹之殊日月有盈縮朏朧表裏之異測
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測驗
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
二千餘里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則發斂晷刻豈能

盡諧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迥越曠古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畢殫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之大者徒諉曰星翁曆生之責可乎大抵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計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年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五變而太初為密不百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餘分之不去乃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猶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實職之今以其曆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

邪唐曆十三變而太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乃繼太衍者惟擬箇寫分而不能易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太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於徑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疏密多寡悉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為在斗或以為在建或以為在牽牛或以為在女宿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則晦朔之間朧朧之微孰從而正哉宋之曆凡十

餘變而猶復以差聞然則曆何時可定乎要之天地
之機其妙而不可測者在於眇忽毫釐之際而其象
與氣推移盈縮亦有時而不可齊故雖聖智不能盡
窮焉積之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
能使曆之無差常因其差而正之而曆家者流往往
各持其說以相矛盾至其議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
之此曆之所以數改而無一定之說良有由矣先儒
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主於日一事正則其他
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當差一日何承天

因之遂立歲差法而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
絕古今却於歲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
差其言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
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
下閎等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嗚呼斯言
固深於曆者矣元承用金曆歲久寢疏世祖欲釐正
之命王恂楊恭愨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
數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知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
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

特精諸歷事受成焉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
 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為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
 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
 比唐尤廣表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
 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
 與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
 石年深偏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此數宜可精於
 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為天樞附極
 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不得其用二

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
 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
 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
 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
 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
 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為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
 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
 作闕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
 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

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
 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當是時監候官十四人。分道
 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
 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
 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抄遠周。寰海
 徧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守敬具疏言
 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
 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

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千餘年。而儀式
 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
 速。及魏黃初。開始以日食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
 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統甲子
 曆。始悟以月食衝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
 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景
 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之歲
 差之數。極星去不動之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
 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

三年張胃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七曜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黃道月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部章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邊岡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

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周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今始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

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詔賜
名曰授時曆頒行天下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
比次篇類整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
法積筭年月傳會之誤則固順天道之自然而合也
其言曰曆法之作比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
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
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
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運珠爲
上元爲曆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日至合而後曆

可從定諸曆因之以爲經制遠大衰序之法轉相祖
述而世代遼邈積數動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筭繁多
乃剪裁其數增益日法以傳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
輒差此歷代積年月法所爲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
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要密使宵旦之間象
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遁則近可驗遠約可觀
博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濶之術
哉今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法一本諸天行秒而分
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月法推

演附會爲合以驗天者庶幾得其自然蓋自漢劉歆作三統曆以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有一爲積年以黃鍾八十一爲日法行之一百八十餘年而後天七十八刻其法不行迨及魏晉以迄唐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皆有積年日法而行之愈不能久有百年而改者矣有三四十年而改者矣有一二年而卽改者矣是何也天有不齊之運而曆拘一定之法不知順天以求合故也元許衡郭守敬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

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爲百分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今以其法推之以炭寔如氣應卽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寔加閏應滿朔寔去之卽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也簡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人而不爲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以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

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二差甚微人初
不覺晉虞喜以爲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
進之而又不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折
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已意斷之可乎故
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
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
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
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
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

喜諸人而後有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
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於日
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
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
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
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
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縮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
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
其弊蓋坐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

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
 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
 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
 也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已意附之可乎故虞翻
 嘗曰朔在會同苟纏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
 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
 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
 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準則天運
 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史謂其

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良不誣哉

明典

高皇帝首欽若曆象之所取元年曆

蒼淵其符聘至都禮遇之以為太史令其子楚

焉造成中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

曆名家首也京氣曆法占天象三年方欽天監

曆名家首也京氣曆法占天象三年方欽天監

曆名家首也京氣曆法占天象三年方欽天監

曆名家首也京氣曆法占天象三年方欽天監

曆法之原。本於天地。而後立於人。故曰曆。曆者。歷也。歷。歷時也。曆法。歷時之法也。
 曆法之興。蓋自上古。而後始於周。周之有曆。蓋始於周公。周公之有曆。蓋始於
 魯。魯之有曆。蓋始於孔子。孔子之有曆。蓋始於漢。漢之有曆。蓋始於高祖。高祖之
 有曆。蓋始於光武。光武之有曆。蓋始於魏。魏之有曆。蓋始於晉。晉之有曆。蓋始於
 宋。宋之有曆。蓋始於齊。齊之有曆。蓋始於梁。梁之有曆。蓋始於陳。陳之有曆。蓋始於
 隋。隋之有曆。蓋始於唐。唐之有曆。蓋始於宋。宋之有曆。蓋始於元。元之有曆。蓋始於
 明。明之有曆。蓋始於清。清之有曆。蓋始於今。今之有曆。蓋始於此。此之有曆。蓋始於
 彼。彼之有曆。蓋始於此。此之有曆。蓋始於彼。彼之有曆。蓋始於此。此之有曆。蓋始於彼。

國朝曆法

明興

高皇帝首嚴欽若曆象之典。吳元年聞括

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為太史。令基于是率其

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

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

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

文。曰滿刻。曰大統曆。曰圓圓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

文。生冬。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

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

上之凡曆註。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辯日月星辰之纏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辯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上與群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藉黃麟等以蔡書傳左旋之說對。上怒曰是儒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

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卽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修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在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與難未易

知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
令推筭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爲監正
十八年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曆觀星
臺因雨花臺之舊樓焉令隔遠毋交通二十年選疇
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
芳言授時曆推徃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
年消一日卽永久不可易也今監統正所造曆改不
用消長之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步於舊法無爽
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於是欽天監以 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
法推筭如初三十年革回回監正 正統中造巳巳
曆頒行之而踈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
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
造曆 本朝自 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
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精
極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桀出之智豫 國家曆
數無疆之用也 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
月食者三奉 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爲新舊

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爲筭者
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說至筭極於秒微以至
於半秒分之所積無差而後精嘉靖初光祿少卿
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
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每朔弦晦望
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
夫曆數之興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
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
所以差繇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

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予今冬
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
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
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
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
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
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筭迕恭惟
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於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
元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

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太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
 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
 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 許臣暫住 朝
 叅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
 及冬至前請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
 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纏月離黃赤二道昏
 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候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
 測差次錄 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不擇
 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三者無一

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伏乞 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曆

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

敬者徵赴 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 萬曆

初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曆曰 高皇帝革命之時

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貫不必改作但討論潤

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

所謂三百年斗曆改憲者宜在此時仰惟 列聖御

極以來未嘗以曆為年號至我 皇上始以 萬曆

為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

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曆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寧不有待于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曆告成則改年號以曆爲名以慶之以爲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曆爲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曆以應之爲聖壽萬萬歲之嘉徵臣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衆說之所長輯爲一書名曰律曆融通其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曆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

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鍾乃律曆本原而舊曆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爻象爲首此與舊曆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度左

右唐一行大衍曆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劓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蓋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也元人曆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曆考之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劓同大統曆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

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而與舊曆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巳丑日南至授時曆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曆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曆不同三也授時曆以至元十八年爲元大統曆以洪武十七年爲元新法則以萬曆九年爲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曆議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生于藍而青于藍者禮

部覆爲曆名沿襲既久未敢輕議至於歲差之法當
爲○考○正○然○於○何○而○正○之○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
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
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
以○刻○漏○斯○亦○僥○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曆○家○以○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
析○一○度○爲○百○分○一○分○爲○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
應○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
輪○轂○外○廣○而○中○漸○以○狹○至○於○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

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於○臬○表○之○樹
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
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
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
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歟○今○之○談○曆
者○或○得○其○筭○而○無○測○驗○之○具○卽○有○具○而○置○非○其○地○高
下○迥○絕○則○亦○無○准○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卽○如
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

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
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於近也設移而前
則生明在初二之昏矣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初四之
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曆家
雖有成法猶以測驗爲准爲今之計宜令星曆之官
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爲更正嘗聞前禮官鄭
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絲忽之
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畫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
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曆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

筭而又知曆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
其人而其本又在我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
之極光調玉燭默運璇璣正曆數以永大統之傳是
在今日誠千載一時也二十四年河南僉事邢雲路
奏窺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
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
寔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
適值子半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
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巳酉而大統推

唐戊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故且曆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固曆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寔在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

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也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李應策言曰國朝曆元聖祖嘗諭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退當三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

猶直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曆理微秒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於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玄解得羲和氏之曆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爲數無差則太初曆宜卽定於漢而後之爲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著策爲術無差則大衍曆當亦卽定於唐而後之爲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蓋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陷不止則躔離之謬分至

之忒積此爲窮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曆書一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世子僅閱衍義補氣運轉交四准分秒數字卽悟大統曆大義併所獲律呂說冀正之臣嘗謂律本居陰以治陽曆實居陽以治陰自非兩本惟登臺候日晷應否折忽于秒周歲周天微爲增減務期晦朔弦望昏旦夜半中星分秒不爽尺寸與聖祖原論元統李得芳同一軌焉務稱完制餘不必更也而本監奉查律例久稽未復此又專門之裔本業雖長理

或未諳精筭之士未拔雖善經實弗明其柰何以
國制鉅任畀之豈鄧平虞喜沈括輩各名家不能定
一二尋常曲士易能哉於是監正張應候等疏詆其
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
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釐
百工哉相應俯從邢雲路所請卽行考求磨筭漸次
修改爲是但曆數本極玄微修改非可易議蓋更曆
之初上考徃古數千年布筭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曆
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

其術之疎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
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
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槩卽
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行成法而已若欲斟
酌損益緣舊爲新必得精諳曆理者爲之總統其事
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筭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爲
準信裁定窺制合無卽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
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曆法之士悉送
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各官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

月中星纏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
數隨得隨錄逐一開呈 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
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寶曆惟精
其於 國家敬天勤民之政亦誠大有裨補矣疏奏
竟留中未行

律曆融通序曰自落下闳造太初曆取法黃鍾
律數而後知創曆不可無所本自僧一行造大
衍改從大易策數而後知修曆不可有所拘易
大傳曰河出崑崙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則之者

非止畫卦敘疇二事而已至若律曆禮樂莫不
皆然蓋天地萬物無非陰陽而圖書二者陰陽
之妙盡矣夫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然
而曆者禮之本也律者樂之宗也何以言之夫
曆之興也測景於天景有消長因之以考分至
以序四時而五禮本之律之始也候氣於地氣
有深淺因之以辯清濁以正五音而六樂宗之
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故曰律居陰而
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

髮而相錯綜也。以河圖雜書言之，則河圖者禮也。雜書者樂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其河圖之謂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其雜書之謂歟。故河圖員而左旋，其數則偶。所謂居陽而

治陰也。十二辰以之，雜書方而右轉，其數則奇。所謂居陰而治陽也。七曜以之，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河圖之數五十五，視大衍而有餘。雜書之數四十五，視大衍而不足。合河圖與雜書，共得百數。若陰陽之交，觀牝牡之相銜，均而分之，得大衍之數者二。此天地自然之至理。故律曆倚之而起數，語其經則曆有十二辰，次律有十二官，調語其緯則唐有七曜，律有七音，河圖曆也。故有四時迭運之象，雜書律也。故有三分損

益之象是以黃鍾之管九寸則維書而爲律元
黃鍾之尺百分則河圖而爲度毋從黍之律橫
黍之度長短分齊交相契合斯造化之妙是知
律者曆之本也曆者律之宗也其數可相倚而
不可相違故曰律曆融通此之謂也

圖書編輯曰曆法之難言也久矣天道無端惟
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
故理因數顯者也數從理出者也理數可相依
而不可相離者也治曆以正天時因時以興民

事而帝王爲治之先務在是矣何則日月之運
行星辰之次舍凡可推步而知者亘古今而不
變者也且亦有盈縮朏朧之不齊焉星辰有遲
留疾伏之不一焉往來出入於二道之間者雖
竭天下之至巧而不能盡者也於天運有常之
中而參之以隨時變通之術驗之以陰陽寒暑
之氣積之以絲秒毫忽之數其於數曆也庶幾
乎自黃帝命羲皇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
大撓作甲子而容成總其術曆所自始也少昊

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爲曆正法所由傳也顓頊命南正仲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建孟春爲元是爲曆宗帝堯使羲仲叔壬春夏和仲叔壬秋冬以閏月定四時是爲曆紀舜察璣衡禹衍疇範周官設馮相保章古之帝王所以奉若天道者其法雖不盡傳其意固可得而識矣然古未有閏也至堯命羲和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不忒矣古未見歲差也至晉虞喜諸人而後

立差法立則七政之躔度不爽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出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惟史官喪記疇人子弟分散春秋因魯曆而譏置閏之差秦曆無定法而置閏常在十月之後是三代至秦已非黃帝之舊矣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張倉用顓頊帝曆司馬遷作太初曆劉歆作三統曆李梵作四分曆劉洪作乾象曆可謂備矣而惟太初爲善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鍾八十一爲日法復自前

曆上元推之得闕逢攝提格之歲爲甲子冬至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晦朔弦望不爽毫
髮當時一十七家之疏遠者悉罷矣○繇○魏○文○帝○
訖○隋○末○凡○十○三○改○繇○唐○高○訖○周○末○凡○十○六○改○晉
有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何承天之元嘉新
曆雀浩之五寅元曆馬重積之調元曆隋劉焯
之皇極曆唐高祖有傅仁均曆高宗有李淳風
曆開元有一行大衍曆代宗有寶應五紀曆徐
承嗣有建中正元曆徐昂有元和宣明曆穆宗

時有長曆昭宗時有景福崇元曆周王朴有欽
天曆可謂備矣而惟大衍爲最蓋其說起於著
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日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
始位剛柔以天地之二中紀閏餘以卦氣定七
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
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部紀元皆合於易而
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繇○宋○太○祖○訖○宋○末○凡○十
八○改○繇○金○熙○宗○訖○元○末○凡○三○改○吳○昭○素○衛○朴○之
乾元奉元曆吳處訥周琮之應天明天曆壽皇

之會元曆孝宗之乾道曆史序宋行古之儀天
崇天曆皇居鄉姚舜輔之觀天占天曆陳得一
之統天曆楊級初之大明曆元許衡之受時曆
耶律楚材之庚午曆皆各所取也而惟授時爲
近之蓋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郭守敬創爲之
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屬二線推
測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
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
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爲者其法具載元史可

謂度越前古矣合而觀之隨時更改代有損益
而推驗精密不過三家耳豈皆憑胸臆以作聰
明任智巧以愚耳目爲哉廣集衆見而周思曲
筭之無餘博采群言而參伍錯綜之不謬然後
推而行之宜其推往知來信今傳後也卽歷代
長于曆者亦不數時而輒差何哉考之堯時冬
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
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
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

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井二度夏至
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
代之曆可驗者也晉虞喜覺其差乃以天爲天
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以五十年差
一度而又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
爲近之僧一行以大衍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
一度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
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
一筭至精密矣今據其法步而又弗合也此歷

代之不可驗者也或者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
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
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
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夫以歲差而歸之
勢其能有合乎哉然其所以差者繇天周有餘
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常平運而舒日周不
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于中星驗焉堯
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
宿則日行北陸纏于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

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于析木之寅也是去堯來四千而差五十度矣古曆之簡易者今安得微而求之哉或曰定朔之法莫驗于日月之交食書詩春秋所載日食俱在朔漢魏以後日食或在晦者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行平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夫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

一小日食或在朔三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來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耳張衡分九道何承天定小餘李淳風之定朔是矣然日有自然之度而以已意附之可乎善乎杜預之言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隨與日錯曆家者流欲以管窺之見而推合以驗天不知有常之理而順天以求合差法何時而明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承乾御極膺曆授圖數繇天悟理本心孚二統相符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

于五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
羲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
一授時之數也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
閉卽少昊之所命也春夏秋冬卽唐陶之所授
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
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博士元統之議
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
巳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容修改 太
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遑也 正德十三年五月

巳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員外郎鄭繼之日官周
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 武廟未之行也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以應天修
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測影
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
考也諸臣先後之建白豈無所見而云然哉竊
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
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
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

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
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
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元曆不差後其可久乎
是謂曆元馬融謂大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
璣衡一事夫璣衡卽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
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做而行之
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
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
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

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於交食驗之張何所考
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
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
三一日專門之裔二曰聖經之儒三曰精筭之
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
不能爲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
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彌精矣而惟高允能辯
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
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

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閔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政曆之法庶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二 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三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高 岱魯宗父較

天文篇

歷代儀象

自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卽周髀是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故曰周髀。其言天似蓋笠地

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依筭術用勾股重差。推晷影以爲遠近之數。又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隨磨而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低。故不見天。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

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卽見。故夏日長。冬陰多陽少。掩日之光。故冬日短。此則所謂蓋天者也。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郝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攝提鎮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三十度。遲速任情。其

無所繫可知矣。晉咸康中，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極，地深垠於不測，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靜之體，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躔於天，天爲無用，便可以言無，何必云有之而不動乎？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聳作穹天論云：「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其際，周四海之表，浮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元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

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日行黃道，繞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吳姚信作斯天論云：「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日去人近，而斗去人遠。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晝短也。」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于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惟後漢張衡、鄭康

成陸績吳王蕃晉姜岌葛洪江南皮延宗錢樂之輩
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眡精稜察災祥有足驗也其
說曰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
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天地之
體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
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各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
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

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
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
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
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
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
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自
後日去極漸近故景漸短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
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
短自後去極漸遠故景漸長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日出卯入酉。晝夜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也。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以南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也。而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從地

下。過今掘地一丈。輒得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員也。望之所員者。去人遠也。葛洪釋之曰。黃帝書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坤下離上爲晉。以證日出於地。離下坤上爲明夷。以證日入於地。至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云不可乎。若以日入爲轉遠之故。但當光輝不能復照及人耳。猶宜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

在也。日光大於星多矣。今見北極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時乃大非轉遠之驗也。王生以火炬喻日謬矣。又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可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員而火不員。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

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鈎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今且卽天象而觀之內而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分焉。外而四維東則角亢氐房心尾箕北則斗牛女虛危室壁西則奎婁胃昴畢嘴參南則井鬼柳星張翼軫列爲二十八宿。而十二辰分焉。三垣二十八宿與天並運而一定不移者。其經星也。日月與金木水火土謂之七曜運行於列宿

而無定在者其緯星也客星瑞星妖星流星則其出無常處無常時焉垣宿布其經日月五星運其緯經緯錯落而凡星布列其中天之文見矣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

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蓋周天以紫微垣爲中雖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極星不移故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是北辰最尊本無星也極星乃其旁之最近者其實極星未嘗不動特動之最微不覺其動耳謂北極爲天之樞也其義不亦深乎況周天必以斗杓直乾亥爲正所以亥子之月占於昏巳午之月候於旦而列座皆正矣謂斗爲帝車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者此也或曰三垣之中各有帝星果有四乎蓋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安得有四帝也。帝一也。紫微其中宮也。太微其朝
廷也。故紫宮獨稱帝者。帝朝夕在焉。太微天市則皆
曰帝座。不曰帝也。至於勾陳六星。又曰天星大帝者。
得非帝之宰乎。夫惟帝在紫宮。故北辰居其所。而
周天運轉。晝夜不息。此獨爲之樞也。若太微之在翼。
天市之在尾。提攝之在亢。其南距赤道皆近。北距天
極皆遠。不免與二十八宿共運行。而四面旋繞。獨向
紫宮。良有以也。苟非帝以宰之。則四輔三師尚書大
理女史柱史皆空名矣。非極星以樞紐之。則其宿度

月多至三十餘度。嘴少不及一度。其何以定之哉。可
見天帝有常尊。天樞有定所。天度有定數也。又析舉
其大者言之。北極五星。鈞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
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曰皇天大帝。神曰
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皆蓋天運無窮。三光迭曜。
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第一星主月
后妃也。第二星主日太子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
五星。庶子也。鈞陳后宮也。大帝之居也。北四星曰女
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

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下九星曰扛蓋之柄也。又下五星曰五帝內座。扛旁六星曰六甲。所以分陰陽而配節候。故在帝旁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北一星曰女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西河中九星曰鈞星。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太一星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懸量法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王納言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門左內二星曰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曰天床。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此北極紫宮之次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也。故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運動之義。又第一星曰天樞。爲天二

曰璇爲地三日璣爲日四曰權爲時五日玉衡爲音
六曰閏陽爲律七日瑤光爲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
爲杓石氏曰一主天主秦二主地主楚三主火主梁
四主水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木主趙七主金主齊
魁中四星爲貴人之牢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
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
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西漢志曰杓
携龍角衡中南斗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
者魁斗運乎中央臨制四方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乎

斗此北斗之次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
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司中五
曰司命六曰司寇北六星曰內階相一星在北斗南
總領百司以集衆事太陽星在相西西北四星曰勢
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此文昌宮之次也太微天子
庭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
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
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
端門東曰左執法院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

夫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上相，二次相，三次將，四上將。西蕃四星，一上將，二次將，三次相，四上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也。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此太微之次也。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五帝座。

明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史記曰：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座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所以擁蔽帝庭。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郎將在郎位北。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常陳七星在帝座北，天子

宿衛以設疆禦者也。此五帝座之次也。三台六星兩
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
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
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
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
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
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
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相陰陽而理萬物也。南四
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

太尊。貴戚也。此三台之次也。其餘雜星繁附。各有義
取。不盡紀焉。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
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䟽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
後寢。鍵。閉。鈞。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
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敘御於主。所箕。承。帝
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
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
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牛
農。丈人耕。且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

天雞教樹蓄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背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

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厨。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按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之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纏闊狹。強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度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范尉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曰天
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也曰
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冲漠雖分爲三百六
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
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
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也
二十八宿各有其宿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
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
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某日

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
十八宿之度或濶狹何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
當此濶狹於是分也故說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
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
井斗之合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
不闕也嘴鬼之旁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
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闕狹亦以所相值者言耳非
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且諸星有以一星爲一座
者有以二三十星爲一座者有相爲比附者有相比

而不附者。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爲一座者。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爲一座。鉞不附井耳。不附畢糠。不附箕。長沙不附軫。鈞鈐鍵閉不附房。則以屬吏自爲官。故也。矢得以附弧。日不得以附杵。以弧矢一人司之。杵日二人司之。故也。野鷄不附軍市。鷄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爲庫樓門也。他如積水不附天。船積屍不附大陵。天讒不附卷舌。咸池天潢三淵不附五車。皆有其辨。不可臆說也。若夫稱名取類。傳記錯見。則又有不可槩舉者。北極爲北辰。而水星

亦爲辰。參爲大辰。而大火亦爲大辰。以至玄枵曰天。龜姬嘗曰豕韋。鶉尾曰鳥帑。氏謂之天根。室謂之定。昴謂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味。昉於堯典。詳於爾雅。左國諸書者。是也。若夫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中興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槩若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所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宋太平興國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所爭或一二度。或三五度。以管窺天。豈能無悞。於是此以爲軫。彼以爲角。甲以

爲氏乙以爲房。所差者常在禪鄰之次。舍則亦不過三五度間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是非也。至如南斗六星。卽斗牛之斗。而其分野反在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其分野反在南方。則其理有不可究詰者。七政日月五星是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

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

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
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
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
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於中道
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
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
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
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
二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

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力然也故過中則疾
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
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
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月去中
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
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
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
一曰月有風雨日爲寒暑○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

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
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
至其行度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
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強而相及蓋月行速而日行
遲也是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
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於元枵正月
會訾娥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
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
夫會則爲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

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於日也九十一
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
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弦也其行上遠而與日對
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爲衡
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
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
奇亦謂之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下弦也上弦在於
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
上弦或進則在七日日下弦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

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五星五行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而木春火夏金秋水冬土分旺四季各十八日有奇此以四時言也木東火南金西水北土中央此以五方言也木仁火禮土信金義水智此以五德言也木青火赤土黃金白水黑此以五色言也歲星主東嶽徐青兗三州熒惑主南嶽荆揚二州鎮星主中嶽豫州太曰主西嶽雍州梁州辰星主北嶽冀州此以主言也金水一年行一周天火二年木十二年土二

十八年一周天此以其行之遲疾言也歲星之精變爲攬搶熒惑變爲蚩尤旗鎮星變爲天賊太白變爲天狗辰星變爲枉矢此各以其變異言也其行或入黃道之裏從月行有陰陽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進而疾逆則退而遲不東不西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五星相陵曰鬪行各宿次舍其環域曰入畱其左右曰守其畱行順逆掩合陵犯變色芒角越次搖動俱以時政之得失占焉順則雖災亦輕逆則災必甚也且其所經宿度各有垣廟而

皆以得位爲吉。其行度在古曆惟主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逆行。至後魏張子信遊亂居海島中。專以渾儀測度天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伏見有感召向背。故曆家因之而加密焉。是昏日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昃留逆而不居焉。得非天地之常道哉。木土火三星經天。金水二星不經天。雖行有遲速。亦三天兩地之道也。但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豈徒司國柄者謹候

之以順五行而時其調燮。勤其修省已哉。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月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

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何○也○天○運○三○十○歲○一○小○
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
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
人○之○際○續○備○至○於○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
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
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
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
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
中○國○於○四○海○內○以○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

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狐○貉○月○氏○諸○衣○旃○裘○
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
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
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
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蓋○
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
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
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於○地○上○
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

川上流故鷄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
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嘴麟參伏皆直天關表
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
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
揲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
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
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
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陬訾在雲漢
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

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則帝離宮也內接成周
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良
維始下接於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
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
氣究而雲漢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
出泉爲解背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
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
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
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

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於東海。自鶉首踰河界。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天

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

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大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

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是雲漢始終爲十二次。皆以精氣而不係乎方隅。以山河爲限而不係乎州國者也。乃近世儒者有謂斗牛女虛北方宿也。而屬之揚青奎婁胃昴畢西方宿也。而屬之箕且吳越南而星紀北齊衛東而玄枵。媿訾北魯東而降婁西。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周宅中土而柳乃位於南○秦在西北而井乃位於東○南遂疑分野爲不足據○不知歲在鶉火而武王克周○則鶉火爲周可知○歲在實沈而晉文得位○則實沈爲晉可知○淫於玄枵而裨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大火而梓慎知宋之將災○則鶉尾爲楚大火爲宋又可知○後世如五星聚東井而漢主入關○彗掃之而符秦滅○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聚嘴參而齊祖王魏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其尤彰著者也○安可誣哉○獨其或主以州○或主以郡○或主以國○則代降疆裂○廢置不

同○因革亦異○而猶必以昔人地理志推之○是殆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者也○豈得緣而疑天象耶○且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是又言天文者不可不詳也○善乎靈憲論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乃道之根也○道根旣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遯速固未可得而紀也○

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麗鴻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員。故員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湮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益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

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舞道中。其可觀者。樞星是也。謂之北辰。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陽道左廻。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廻。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時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和序。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

天○至○厚○莫○如○地○。至○多○莫○如○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是○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鍾○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適○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昂○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旣○畜○。而○狼○蜷○魚○鱉○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合○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曜○。因○水○射○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

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出○暗○視○明○。明○則○無○以○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由○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布○列○。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

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古實司王命曰布於方
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厯告禍
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宮常明者百有二十四
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入之占未存
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
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
精存麗其織而宣其明及其衰也神歇精毀於是乎
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耀麗乎天其動
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

則遲遠天則疾行則屈屈則留留則逆逆則遲追
於天也行遲者覲於東覲於東屬陽行速者覲於西
覲於西屬陰日與月共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
附於日也太白晨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
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依常度苟或盈縮不
逾於次然後吉凶宣周其詳可盡故邵子曰天南高
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
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
天上有地地地上有天天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

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爲晝也。斗有七星。是以晝不過乎十分也。天行所以爲晝夜。日行所以爲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卯正。夏午正。秋酉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日以遲爲進。月以疾爲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爲閏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爲閏差也。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

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虧半盈。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

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月晝可見也故
爲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爲陰中之陽天奇而地
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河而已
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
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
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
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張子曰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
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
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
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
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
遲則反移徙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
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
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
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
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

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旣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大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

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月所

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
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
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
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
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
升降相求網緼相採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
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
理謂之何哉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
也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

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耳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
於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
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聚斂而未散者
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
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
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
和而散則爲戾氣暄霾陰常散緩和受交於陽則風雨
調寒暑正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雷霆

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耳○能窮神化所從來德
之盛者○與乃後世之言天者○吾惑焉○蓋天之說○有其
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而況斷鰲
煉石○猶爲不經○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啣火○天問
之誣○揮戈棄挾○尤爲不稽○蟾蜍玉斧○未知借光地影
之理也○支石天槎○未知天濱地紀之義也○草木生落
談風之謬也○石牛黑蜺論雨之誕也○仙火金門言雷
者○未確也○堯壁漢鼎言雲者○無徵也○銅馳玉馬言雪
者○非真也○以十二邦係十二次○
之分星失之拘○

受封之日○歲星屬之○賈氏之分星失之○罔月令作於
不韋○而所舉中星異於堯典○圖籍精於馬續○而所論
星數異於張衡○大角一星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
興志則屬角○庫樓十星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
志則屬軫○星官之書○迄無定論○此無他○泥於數而遺
其理○執其迹而弗通○以心又何足以上達天載之神
也哉○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
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
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爲璣○而用

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爲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衡
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耀卽今之所謂渾天儀也是
故黃帝得之曆起辛卯顯帝得之曆起乙卯曆之所
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
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藻則以朱黑白而別
三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
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則知爲壽星自
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火而其餘莫不皆然是
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前漢則

有洛下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渾天儀在吳則有
王蕃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渾天儀在宋元嘉中則
有錢樂之渾天儀唐貞觀則有李淳風渾天儀在開
元則有梁令瓚黃道游儀而其中最精詳者則漢
之張衡唐之李淳風爲可考也張衡之儀以八尺圓
體而具天地之象則有內規外規有南極北極有黃
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與夫日月五星
之屬莫不咸在轉之以漏水告之於靈臺而星中出
沒與天相值若合符節故崔子爲之銘曰數術窮天

地制作倅造化。范曄云：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陸公紀之，徒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刻滿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證於事情，莫密於此。則張衡之渾天爲可考也。淳風之儀，表裏三重，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遊儀，皆儀之別也。天經金渾金常璿璣者，儀中之規也。上列十二月十二辰三百六十五度，中著日月五星列宿相距，下爲元樞主衡遊以橫筭，以觀象而察器者，儀之用也。推驗之法，本於黃道，蓋帶天之中，距極南北。

定而不易者，赤道也。視日所照以爲光道，發歛不時者，黃道也。治曆者，不難於筭平朔，而難於定氣差。制儀者，不難於規赤道，而難於規黃道。是以太宗置於凝暉，而用以測候。此則淳風之渾儀爲可考也。漢自張衡渾儀之外，而洛下閎之儀，君子亦有取焉。晉志曰：漢太初洛下閎等造員儀，以考曆度。楊子雲論渾天亦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景壽昌象之，幾乎莫能違也。此豈非洛下閎之可取者乎。唐自李淳風之後，梁令瓚之黃道游儀，君子亦有取焉。唐志

日令瓚以木爲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
二分之一中以立黃道以赤道定位黃道游仰月環白
道動與天合簡而易從一行是之乃奏令瓚所爲日
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此豈非梁令瓚之
可取者乎其他如後漢之銅儀則有以銅而爲儀者
矣後魏之鍤儀則有以鍤而爲儀者矣宋元嘉之小
儀則曰小渾天李淳風之木渾則曰木渾圖唐明皇
武成殿之水渾天則運以水者也張平子之候風地
動儀則又用之以測地者也若夫曰赤道曰黃道此

其法之不同者也曰單規曰雙規曰雙環規其制之
不同者也蓋至宋朝張思訓之渾儀則作於太平興
國之中其制有地軸地輪地足之異有橫輪側輪斜
輪之別晝夜長短之刻日月五星之度皆具焉而其
機轉之用皆隱於樓中此又踵一行令瓚之遺象者
也韓顯符之渾儀則成於大中祥符之間其制則有
游規直規之別黃道赤道之分曰窺管曰平準皆其
儀之號也曰龍柱曰木臬皆其號之殊也此又本乎
淳風一行之遺法者也而熙寧則沈括上渾儀浮漏

景表三儀其說曰周天之體日引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月行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八度而逸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晝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轉乎器中而天不爲難知於是考正十有三事自謂默與天合元祐則蘇頌制渾儀渾象二器其說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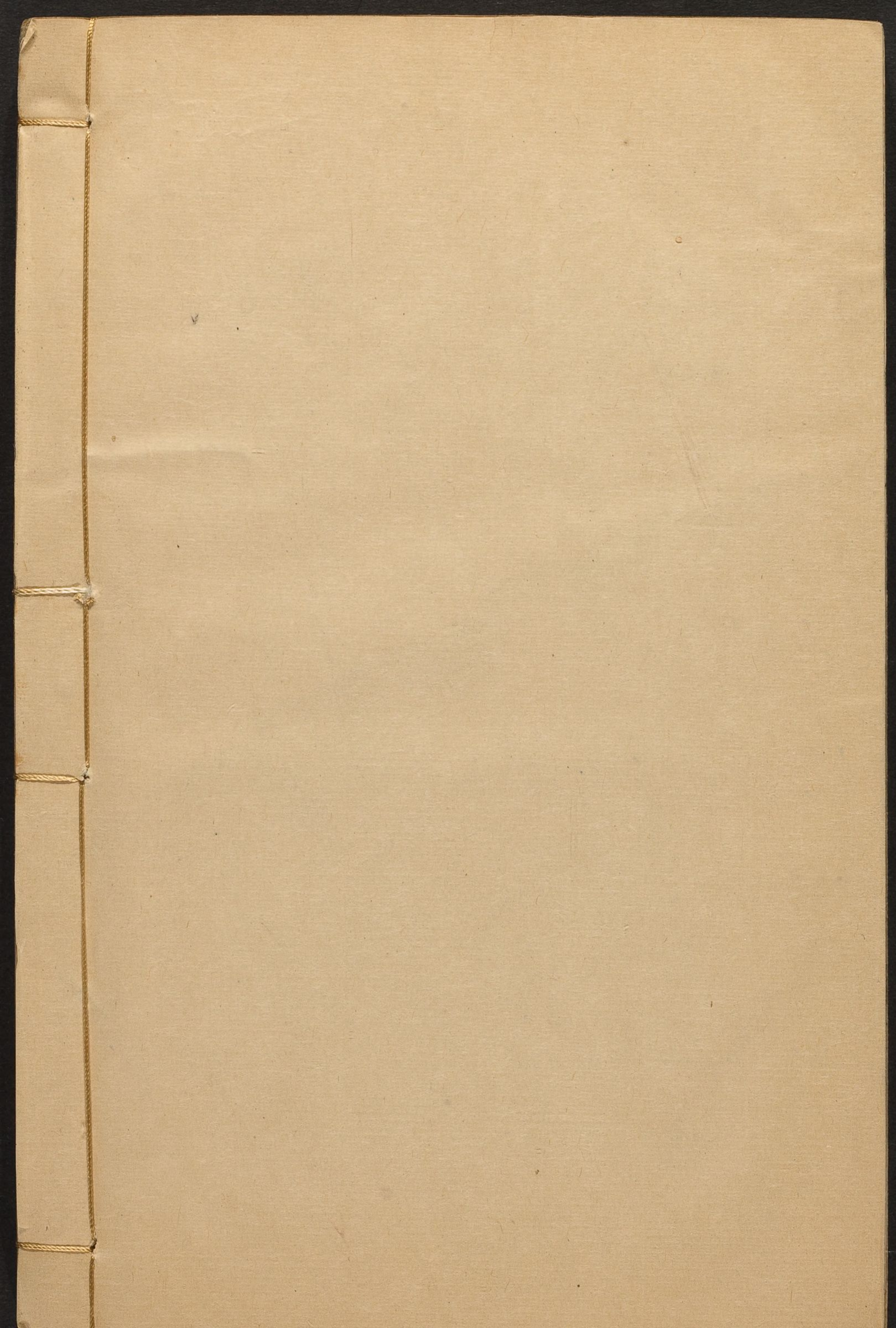
曰渾天儀二曰銅候儀又按王蕃云渾天儀者義和之舊器又有渾天象皆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儀銅候之外又有渾象凡三器也古人具此三器以候天乃能盡妙今惟一法誠恐未精於是更作一臺上置渾儀下置渾象旁設昏曉更籌激水以運之三器一機脗合躔度最爲奇巧所謂前此未有至若宣和定於王黼而本於方士機衡之書紹興定於秦檜而成於內侍邵諤之手則制作槩可知也惟元郭守敬造曆一本諸測晷故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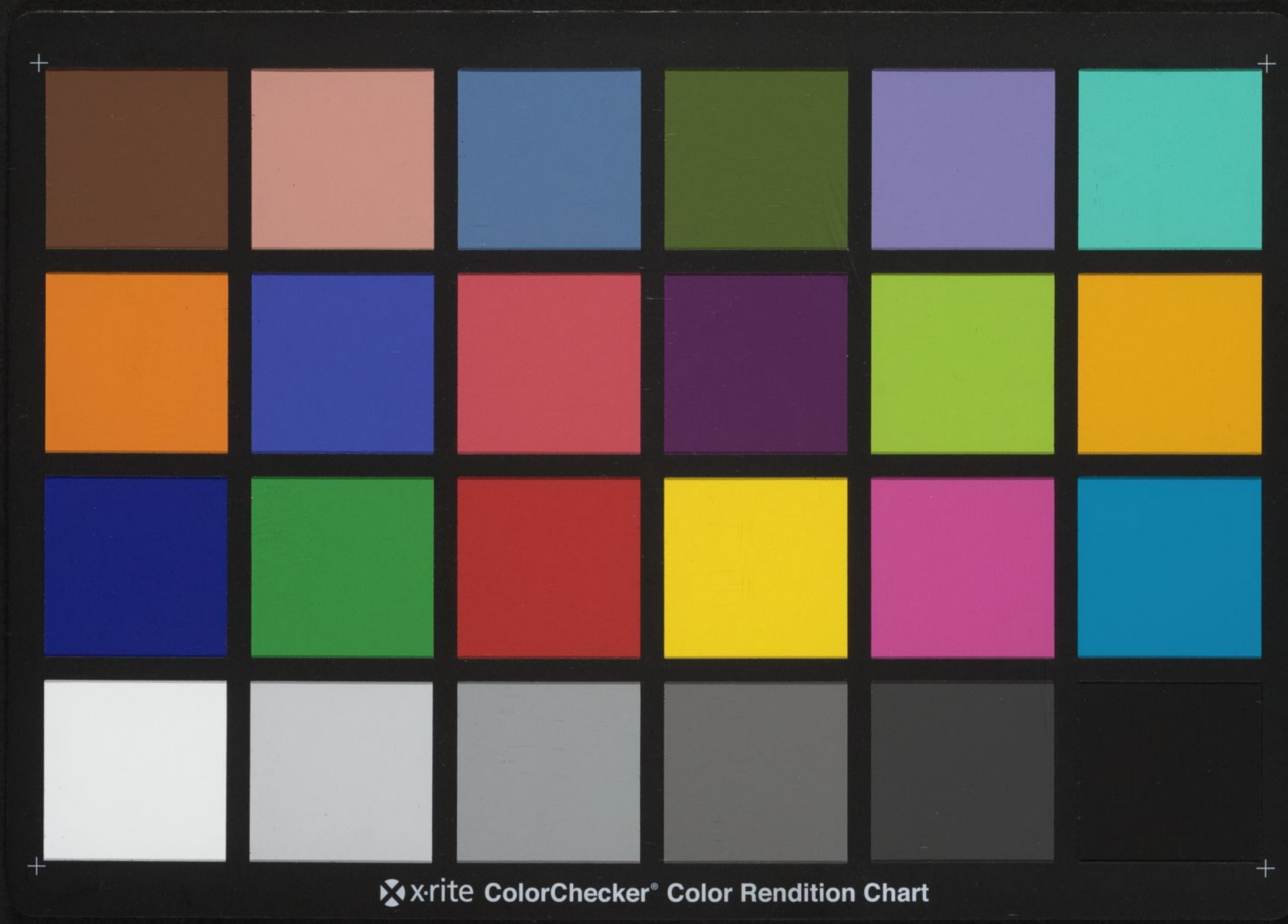
造諸儀式最爲詳備。其說以爲昔人以管窺天。宿度
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
考。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
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悉古人所未爲者。故儀
表至今用之。誠拓越千古者矣。原○古○人○所○以○步○圭○影
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
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
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
則君子當缺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所傳之器以術

天○體○謂○渾○元○可○任○效○而○測○天○象○可○運○筭○而○闕○迭○爲○予
盾。誠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耶。
則北方之極漫高。此二者蓋渾蓋之家。盡智畢誠。未
有能通其說也。則王仲玉葛穉川區區於異同之辨。
何益人倫之化哉。

西益人倫之學

本論其端由王明而後漸以國國之獲
限也夫之舜莫高也二青蓋職益之來蓋皆早焉未
亦始以益蓋天邪限南大之與滿外果以益職天邪
然則情情亦西其效而限大參何豈美而何夫益子





x-rite ColorChecker® Color Rendition Chart